

知往鉴今

心中有座桥

叶涛

巷子里的青石板被岁月磨得光亮，墙角的苔藓绿了又黄，黄了又绿。张志成和王玉兰老两口的日子，就像门前那棵老槐树，静静生根，悄悄长叶。他们在这幽静的老房子里一住就是70多个年头。2025年，张大爷心里却泛起了层层涟漪——全是因为那座正在建设的安康七里沟立交桥。

“三九”第一天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张大爷醒了，轻轻推开了老伙计。他“伙计，快起来，咱们今天去江对岸看桥。”

王大妈揉揉眼，看着窗外熹微的晨光：“瞧你急的，桥又不会长腿跑了。”

“不一样嘛！”张大爷一边穿鞋一边说，“昨晚电视里说了，主体工程已经完工，通车要提前。”

吃完早点，老两口互相搀扶着出了门。今天张大爷全副武装：水壶、望远镜、测距尺等一一收入囊中，威武模样像他当年在施工现场检查工程进度似的。

搭乘上熟悉的7路公交车，在安康博物馆对面下了车，沿着博物馆西侧的停车场继续向前徐行。不一会儿就到了观桥绝佳位置——博物馆侧翼观景台。这里地势开阔，离施工现场不足200米，这也是他们第四次来这里瞭望立交桥。

远远眺望，朝阳如金光洒在工地上，那座庞大的立交桥如初醒的巨龙，在晨光中舒展着身躯。主线桥梁已全线贯通，像一条银灰色的缎带，优雅地划过天际。匝道蜿蜒伸展，桥面宽阔气派——这便是安康中心城市首座、陕南地区最大的全互通苜蓿叶式立交桥。

张大爷用望远镜扫视着整个施工现场，用微微颤抖的手比划着说：“元旦前后通车没问题，工程已进入全面收尾阶段，路灯已在安装，车辆行驶标线也划得明晰。记得下次来，还在架钢梁，主桥还没完全贯通呢。”

王大妈笑着摇摇头：“你呀，比当年自己修桥时还上心。”

这话不假。张大爷退休前是中国路桥公司的一名高级工程师，一辈子都在和桥打交道。如今退休不褪色，心却还系在那些墩柱、箱梁上。尤其是这座矗立在家门口的立交桥，更是让他牵肠挂肚、魂牵梦萦。

第一次来，是看开工典礼。那天，工地上彩旗招展，挖掘机、起重机一排排整齐列队，俨然列队的士兵整装待发。张大爷站在山边的观景台上，从扩音器里听到领导们声音洪亮地描绘这座桥的蓝图，眼睛亮得像两个小伙子，那激动的心怦怦跳了一整个下午。

第二次来，是架设钢梁的时候。那时正值盛夏，工人们汗流浹背，机声隆隆，繁

忙一片。一台台挖掘机将泥土抓起，从高处放往低处；一台台装载机满载着小丘似的砂土在路上来回奔跑；一台台推土机在工地穿梭，整个工地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张大爷作为一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建设者，站在观景台上久久不肯离去，直到老伴催促再三，才一步三回头地回家。

第三次来，桥的主体已经完工。1200米长的主线，双向6车道，8条匝道，15座桥梁——这些数据，张大爷比自己的生日记得还清楚；这座桥北接黄沟路，南连长春路，是连接高新、江北、江南三大片区的咽喉要道。建成后填补城区路网空白，提升中心城市形象，并有效缓解交通拥堵，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纽带。”张大爷对老伴儿说时，话里满是豪迈。

王大妈虽然不懂这些技术上的事，但她知道，这座桥修通后，江南、江北再也不用担心堵车了。

风轻轻吹着，凌乱了王大妈鬓边的银发。她看着身旁的张大爷，这个陪伴了她大半辈子的男人，说起桥，眼睛就会发光。

“还记得你参与修筑的那些桥吗？”王大妈轻声问。

“怎么不记得？”75岁的张大爷目光依然停留在远处工地上，“金沙江上、怒江上、黄河上的……修了一辈子桥，没想到老了，能在自家门口瞧见这么漂亮的立交桥。”

看台上的陆续多了起来，一对对年轻情侣来到他们身旁。女孩兴奋指着桥：“听说元旦前后这就通了！”

男孩接话：“以后送你回家，再也不用绕远路啦。”

张大爷与王大妈相视一笑。“老人家也来看新立交桥？”女孩好奇地问。

“专门来看过好多次了。”张大爷的声音透着自豪，更想幽默一下，“从打地基到架钢梁，再到主桥全线贯通，像瞧见自己的儿孙茁壮成长一样……”

王大妈补充道：“他啊，修了一辈子的桥。到老了，最惦记的还是家门口这座新修的立交桥。”

“走吧！瞅够了心心念念的立交桥，心满意足了，该回家啦。”老伴絮叨着。

回程的车上，两人都很安静。暖阳透过车窗照进车内，张大爷眯着眼睛沉醉着。心中崛起的那座桥，已化作一道彩虹，连接着四通八达的祖国各地的高架桥、立交桥，通向了他们深爱了一辈子的地方——条条道路通北京哩。

人在旅途

最近，国家高速公路银百线(G69)陕西安康至岚皋(陕渝界)段正式通车，陕西省再添一条南方向出省大通道。作为土生土长的岚皋人，我曾徒步翻越大巴山，也曾乘车行驶在岚(皋)城(口)公路，如今自驾飞驰在这条高速路上。一次次往返于陕西岚皋县与重庆市城口县之间，亲身见证了两地人民渴望交通互联、携手发展的深切期盼，也亲历了这期盼一步步化为现实的温暖历程。

岚皋与城口其实并不遥远，两地直线距离仅41公里。但巍峨的大巴山横亘其间，两县交界处山高林深，闭塞难行，“偏远落后”成了这里挥之不去的标签。为此，陕渝两地早有修建岚城公路的意愿，希望能为陕西南下川渝、川渝北上中原添一条便捷通道，也为沿途百姓致富奔小康开辟新路。然而限于当年的人力财力，这一愿望久久停留在纸面上。

直到20世纪80年代，陕渝两地终于批准以工代赈方式修建岚城公路。两县召集上百万民工，历时3年有余，依山就势，开出一条全长90多公里、等级仅四级的砂石土路。即便是一条晴通雨阻、险峻难行的山区公路，也足以让两地百姓欢欣鼓舞。在交通不便的大巴山腹地，“要想富，先修路”是深入人心的共识。这条路，将成为城口乃至重庆开州、巫溪一带群众经陕西安康走向全国的重要通道，每年为两地民众节省大量出行与物流

文史春秋

我对政协文史工作的认识，源于一次偶然却深刻的际遇。1987年6月，我承担《安康县志》中“党派群团志”的编纂工作，需要向张蕴锐先生请教。彼时，77岁高龄的张老因车祸受伤，正卧床不起，生命垂危。我怀着焦虑的心情前去探望、恳谈并求教。老人用微弱却无比坚定的语气承诺：“我写！”他以惊人的毅力克服病痛，卧床笔耕，写下了5000余字亲身经历的重要史料。一周后，他的老伴将这珍贵的手稿送到我家，为《安康县志》填补了关键空白。一个月后，老人溘然长逝。他将最后的心血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家乡的修志事业。此景此情，令我肃然起敬，也燃起我对人民政协的憧憬与向往。

1991年，我成为一名政协委员，并在此后连任多届，直至2015年。我先后参与了《金州览胜》《三秦近代名人评传(安康卷)》《汉滨区政协志》《汉滨区政协志(续)》等一系列书籍的编辑出版工作。

1995年，我受命主编《金州览胜》。这是安康地区第一部以旅游为主题的书籍。历经两年艰苦努力，这部30余万字的精装书得以正式出版，为探索政协文史工作“服务社会、以文养文”的新路径，

做出了一次成功的尝试。2001年，我参与了《汉滨区政协志》的编纂。这是汉滨区“四大家”中第一部独立成志的专志。由于历史原因，1979年以前的早期政协委员档案与活动资料大多缺失，许多老委员或已去世，或年事已高，或迁居外地，修志难度可想而知。我们深知，若不及时抢救、整理这段历史，将是永远的遗憾。为此，我与文史办主任王化信同志白天奔波于各职能部门，广泛采集人物素材；夜晚则伏案整理、潜心编纂。最终，在汉滨区政协领导及各方的共同努力下，《汉滨区政协志》得以付印，为后世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近三十年的政协委员生涯中，我约有一半时间在政协提案委员会工作，负责大会提案的审查并撰写审查报告。每次大会，都需要审阅上百份关乎参政议政、民生福祉与社会进步的提案。其间，我见证了众多优秀提案如何推动解决紧迫的社会问题，例如振兴汉剧、城区禁燃鞭炮、“扫黄打非”、改善路灯与公厕、深化普法教育等。

20世纪90年代初，安康汉剧团陷入困境：场地老旧、乐器破损、市场萧条、人才流失。政协委员们经过反复调研、呼吁和提交提案，最终争取到省政府50万元拨款，解了燃眉之急。政协文史办还腾出办公室，提供材料，邀请剧团工艺美术师制作汉剧脸谱，既保存了传统工艺，又通过宣传销售助力剧团渡过难关。爱乡老人刘金珍，靠卖蒸馍省吃俭用

跨越巴山的情谊

卢江

通车典礼当天，我随岚皋县商贾文旅代表团首次踏上岚城公路。一路深切感受到城口人民对这条联结通道的珍视。当天早晨8点，我们从岚皋县城准时出发。车队是当时县里越野性能最好的清一色北京212吉普，即使如此，翻越大巴山仍耗费近4个小时。在山巉两县交界处，城口的领导们已翘首等候多时。

抵达第一个乡镇北屏乡时，恰逢北屏小学午间放学。一群孩子追着车队奔跑，兴奋地喊着：“欢迎陕西的客人！”说的是普通话！那神情，仿佛见到了远道而来的亲人与朋友。

抵达城口县城，欢迎仪式朴实而热烈。我们参观了当地的木器厂、针织厂等县办企业。晚餐设在县政府机关食堂，因食堂对外开放，用餐者众，其中不乏前来看热闹的群众。为维持秩序，一位戴黑框眼镜的县领导站在食堂门口引导，反复高声招呼：“陕西的客人请上二楼！”二楼设有雅间。腊猪蹄炖土豆，地道的土菜；自产的苞谷酒，醇厚实在；每人还获赠一块木器厂生产的圆木菜板。大家都说，这顿饭吃得踏实而暖心，真切感受到城口人民待客的诚恳与质朴。那句带着川渝韵味“陕西的客人请上二楼”，从此深印脑海，后来也成了我与岚皋友人间的句趣谈，用以形容对人事的特殊优待。

如今，提质升级后的岚城公路已有长途车辆行驶。G69高速路的通车，让岚皋到城口的时间从数小时缩短至40分钟，安康到重庆也由5个多小时减至3个多小时。最近半个月，岚皋县城随处可见“渝”字车牌，岚皋县杨家院子、巴山秋池滑雪场等景点几乎被重庆游客“占领”。与此同时，重庆城口、开州、万州等地也频现“陕G”车身影。为迎接陕西游客，城口文旅推出了“高速畅连，百店联动”活动，对陕西客人食宿游购给予8.8折优惠，对陕西车辆违章亦给予劝导为主、不予处罚的优待。

趁此热潮，前些天我驱车再赴城口。因从安康出发稍晚，抵达时已是黄昏。在一家名为“辣欢喜”的火锅店前，满街的陕G车辆让我无处停靠。求助执勤民警后，他竟骑摩托引我至一家酒店地下车库，并告知：“近期陕西车辆停车一律免费。”最终，6个人在几乎坐满安康老乡的火锅店里，仅花费两百多元便享用了一顿地道的重庆火锅。

面对沸腾的火锅与实惠的账单，我的眼前仿佛又浮现出多年前岚城公路初通时的景象——那位戴着黑框眼镜的城口领导，站在食堂楼梯旁，笑容满面，热情洋溢，声音洪亮：“陕西的客人请上二楼。”那份跨越大巴山的情谊如春天般温暖，让人激动，铭记在心。

笃志于斯守初心

方琛

做出了一次成功的尝试。

2001年，我参与了《汉滨区政协志》的编纂。这是汉滨区“四大家”中第一部独立成志的专志。由于历史原因，1979年以前的早期政协委员档案与活动资料大多缺失，许多老委员或已去世，或年事已高，或迁居外地，修志难度可想而知。我们深知，若不及时抢救、整理这段历史，将是永远的遗憾。为此，我与文史办主任王化信同志白天奔波于各职能部门，广泛采集人物素材；夜晚则伏案整理、潜心编纂。最终，在汉滨区政协领导及各方的共同努力下，《汉滨区政协志》得以付印，为后世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近三十年的政协委员生涯中，我约有一半时间在政协提案委员会工作，负责大会提案的审查并撰写审查报告。每次大会，都需要审阅上百份关乎参政议政、民生福祉与社会进步的提案。其间，我见证了众多优秀提案如何推动解决紧迫的社会问题，例如振兴汉剧、城区禁燃鞭炮、“扫黄打非”、改善路灯与公厕、深化普法教育等。

20世纪90年代初，安康汉剧团陷入困境：场地老旧、乐器破损、市场萧条、人才流失。政协委员们经过反复调研、呼吁和提交提案，最终争取到省政府50万元拨款，解了燃眉之急。政协文史办还腾出办公室，提供材料，邀请剧团工艺美术师制作汉剧脸谱，既保存了传统工艺，又通过宣传销售助力剧团渡过难关。爱乡老人刘金珍，靠卖蒸馍省吃俭用

做出了一次成功的尝试。2001年，我参与了《汉滨区政协志》的编纂。这是汉滨区“四大家”中第一部独立成志的专志。由于历史原因，1979年以前的早期政协委员档案与活动资料大多缺失，许多老委员或已去世，或年事已高，或迁居外地，修志难度可想而知。我们深知，若不及时抢救、整理这段历史，将是永远的遗憾。为此，我与文史办主任王化信同志白天奔波于各职能部门，广泛采集人物素材；夜晚则伏案整理、潜心编纂。最终，在汉滨区政协领导及各方的共同努力下，《汉滨区政协志》得以付印，为后世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近三十年的政协委员生涯中，我约有一半时间在政协提案委员会工作，负责大会提案的审查并撰写审查报告。每次大会，都需要审阅上百份关乎参政议政、民生福祉与社会进步的提案。其间，我见证了众多优秀提案如何推动解决紧迫的社会问题，例如振兴汉剧、城区禁燃鞭炮、“扫黄打非”、改善路灯与公厕、深化普法教育等。

20世纪90年代初，安康汉剧团陷入困境：场地老旧、乐器破损、市场萧条、人才流失。政协委员们经过反复调研、呼吁和提交提案，最终争取到省政府50万元拨款，解了燃眉之急。政协文史办还腾出办公室，提供材料，邀请剧团工艺美术师制作汉剧脸谱，既保存了传统工艺，又通过宣传销售助力剧团渡过难关。爱乡老人刘金珍，靠卖蒸馍省吃俭用

一毛钱的压岁钱

李宗保

拿到了一毛钱，我心里甭提多高兴。先是在巷子里从这头跑到那头，遇见谁都要开心地炫耀一番：“我现在有钱了！”直到夜深，还兴奋得睡不着，竟然两三次起床，把装钱的口袋打开瞧了又瞧，摸了又摸，这才重新爬床上。

一毛钱，在20世纪70年代初，无论对母亲还是对我来说，那都算一笔不小的“财富”。它能帮助我们办很多事情：可以用一毛钱买三支铅笔或两支圆珠笔，可以买一个本子或两本小人书；可以买十颗水果糖，买一盒甩炮。对母亲来说，那作用就无穷巨大：可以买五盒火柴、一斤半盐、一斤半醋。

我看看手里的这一张放了50多年的一毛钱，仍然没有明白，又是春节，又是难得的一毛钱，怎么当时没有花掉的呢？我记得奶奶，父亲给我五分钱时，我立马就跑到供销社，买了自己喜欢的甩炮，扔得“啪啪”作响，怎么母亲给我的一毛钱，就没有花掉呢？

小时候最期盼的事情，是夏天手里能有二分钱买一根冰棍，过年时买上一串甩炮。平时不过年过节的，向父母要二分钱是很难要到的。虽然我是家里的幺儿，有奶奶、母亲宠着，但每次也是要有一个小小的仪式后她们才同意的。

哥哥没有说话，可能也在帮我回忆着这一毛钱的前世今生。可一毛钱的主人都不知道，哥哥怎会知道我偷藏这一毛钱的秘密呢？

这张一毛钱的正面，印着六七位农民装束的人，正朝气蓬勃地走在充满希望的田野上。看着看着，我的双眼落泪了。哥哥说，父母这一代人的太不容易了，一分钱、二分钱地攒，一分钱、二分钱地抠，把分钱换成毛毛钱，把毛毛钱换成一元……日子过得那么艰难，却从来没有诉过苦，没有讲过累，没有亏待过我们姐弟四个。如今我们自己做了父母，才理解了他们那辈人挣的每一分钱、每一毛钱都太不容易。

我望着手里这张又旧又有许多折痕的一毛钱，突然感到喉头有些哽咽，有一种想哭的感觉。过去的日子，想一想，满眼都是泪水，满肚子都是辛酸。但这一毛钱的压岁钱，却是母亲给我的一

世相漫笔

母亲的腰

王业文

我总认为，母亲的腰是被日子压弯的。听长辈说，母亲年轻时腰杆笔直，身材苗条，走起路来步子轻快，是十里八乡称道的俏模样。可从知天命之年开始，母亲的腰慢慢变弯了。不是老树那种遒劲的弯，是稻穗熟透后，谦卑地垂向大地的弯曲，像一个磨得过度的秤钩，一生都在称量生活的斤两；又像一张拉满了的弓，将我们这些儿女，一枚一枚地，射向了她想不到的远方。

母亲的腰，最初弯在我们尿湿的被窝里。小时候，我们兄弟姊妹6个，夜里被窝里总难免留下一滩滩地图似的湿痕。母亲从不言语，只默默地躺下去，用自己温热的腰腹，贴住那一片冰凉。夜深人寂，我半梦半醒间，能感到身下传来一股缓慢而坚定的暖意，像冬日里悄然化开的冻土。天未亮，她又窸窣窸窣地起身，佝偻着腰，在柴火炉呛人的烟火气里，将我们冰硬的棉袄翻来覆去地烘烤出暖烘烘的热气，她才一件件递过来，裹住我们瑟缩的童年。

母亲的腰，更弯在无边的劳作里。父亲在乡上兽医站上班，家里人最多时10多口人吃饭，队里挣工分的，只有母亲一人。白天，她的腰弯在田地间，收割、锄草、挑粪，背影一起一伏，与土地碰撞出沉默的节奏。晚上，那弯折的影子被煤油灯映在墙上，剥苞谷、纳鞋底、缝补破旧的衣衫，针脚细密，如同在缝合生活的裂缝。

年是母亲的腰承受极限的时刻。石磨隆隆响起，她推着磨杆，身体弯曲几乎与地面平行，仿佛在用整个身躯驱动沉重的车轴。洁白的豆浆像幸福的眼泪一样淌下来，神奇地凝成方正如玉的豆腐。灶火连日不熄，蒸馍、卤肉、炸果子……她的腰，成了整个家看不见的轴心，一切丰饶的滋味，都围绕着这无声旋转的支点，生长出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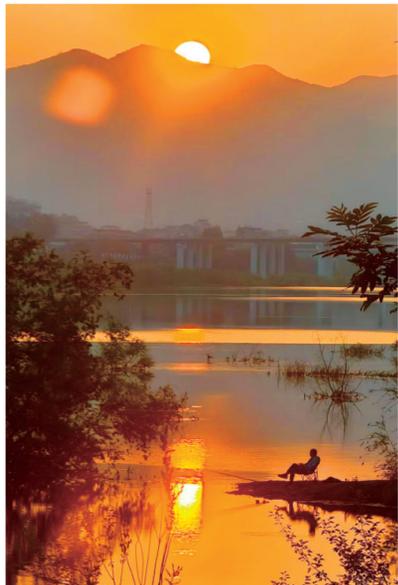
母亲的腰，还弯曲在长长的凝望里。后来，我带着妻子和女儿进了城，把儿子留给了母亲照顾。每个周末，儿子从几十里外的中学回来，山路尽头，母亲那个“7”字形的身影，总是准时倚在坝坝边的老槐树

下，像一块生了根的望乡石，望着孩子归来。木门吱呀一声，堂屋方桌上，有时是一碗浮着三四个荷包蛋的汤，油星金黄；有时是一海碗浇了红油酸菜的凉拌面，香味泼辣。母亲坐在一旁的小竹椅上，腰弯得更低，笑容却舒展开，目光像温暖的毯子，将狼吞虎咽的孙子细细包裹。那时我才发觉，母亲的腰，不仅弯向土地和灶台，更弯向了隔代的、她已追赶不上的时光。

最让我心魂震颤的，是她晚年的腰。我们把她接到城镇明亮的楼房里，抽水马桶、光洁的瓷砖让她手足无措，像个走错房间的孩子。她的腰在这陌生的空房间里，显得突兀而倔强。她开始近乎固执地清洁，地板擦得能照见人影，仿佛在擦拭一篇她无法读懂却必须保持庄严的华章。直到一个下午，我看见她在楼下帮我们劈柴，对着一堆硬木，那双长满老茧、指节弯曲的手费力地握紧斧柄，颤巍巍地举起，腰背吃力地绷直，斧刃在木头上留下浅浅的痕，木屑零星溅起，动作缓慢而坚定。将一根又一根木柴劈开码好，整齐如列阵的士兵。我忽然懂得，她哪里是在劈柴？是在劈开这光滑世界与她之间的冰冷隔膜，是在用最熟练的姿势，向流逝的过往发起最后一次沉默的冲锋。

如今，母亲的腰更弯了，弯得像老家屋后那道年深月久的山脊。每次我们回去，她总满心欢喜，屋里屋外忙个不停，弯着腰忙前忙后，笑意却在布满皱纹的脸庞里溢出来。临走时，她双手扶在车窗上，我说：“妈，我们要走了，过几天再回来看你。”车子动了，她的手还贴着玻璃，久久不愿松开。车子驶远，后视镜里，那个小小的、弯着腰的母亲还在老屋前站着，山风吹动她花白的头发，双手在围裙上无意识地擦着，像印在大地上的一个深情的括号，里面藏着我们出发的原点；又像一个永恒的问号，垂询着归期。

我终于明白，母亲赵永莲，这位从未进过学堂门的女人，是用她的腰在书写一生。那弯下的弧度，成为我们回望时，故乡最不可动摇的坐标。



日出汉江

邹武选 摄